

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写在母校110华诞到来之际

○周志宏（1969届水利）

母校110周年校庆即将来临，由于疫情，今年校庆可能不举行大规模返校活动，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恩。

1963年，17岁的我从江南水乡常州考上清华大学。“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是我魂牵梦萦的科学殿堂，在这里我接受了德智体方面严格的培训，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学到了科学的辩证思想，奠定了我一生安身立命的基础。

我们1969届提前在1968年底毕业，正值“文革”，我被分配到东北一水电建设工地，三年后留在了位于长白山余脉的这个地下电厂，从事水电站自动化的工作。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当时我厂是东北电网第二调频厂（丰满是第一调频厂），每天在电网早晚尖峰时都要发电，每天机组要起停四次。如果我负责的设备出了故障，

则可能开不了机，并不上网，发不了电；或者远在几百里外的东北电网总调度室就收不到我厂的在线信息。我当过电工二次班长，包括继电保护、自动装置、高压试验、电气仪表、远动设备等的检修。后来又当了电气检修车间主任。

在东北的头两年，我在工地的一线班组劳动锻炼，上班曾连续扛过几十袋水泥，也曾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坝基打风钻。这段时间使我在身体和思想上得到了锻炼，体验了生活的艰辛和甘苦。

班组中绝大多数工人师傅是纯朴的、友好的。虽然当时生活环境、工作条件、政治氛围都欠佳，我们有过迷茫，有过苦闷，但没有消沉，心中有一个信念：“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在那些荒唐岁月，我没有放弃对科学知识的追求，在业余时间，我巧妙地利用英文版语录和公开发行的外国共产党机关报来学习外语，不使英文荒废。平时加强自学，记下大量学习笔记，默默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相信会有云开雾散、重见天日的一天。

1971年“9·13”事件后，政治形势稍有宽松，知识分子政策稍有落实，我于年底被安排到电厂筹建组。我在这个处于崇山峻岭的地下电厂，忠于职守，埋头苦干，默默奉献到1985年。克服了生活条件极度艰苦、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困难，



2011年4月24日，人民大会堂前，周志宏学长（右1）与上海校友（左起）项祖荃、章博华、刘西拉、陈陈合影留念

□ 庆祝清华110华诞

度过了整整17年，献出了自己的青春，还有我心爱的长子。1976年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孩子出生十几天后夭折。

我在这里掌握了先进的电气技术，虽然地处偏僻，因是东北电网直调厂，能接触到最新的科技成果，如集成电路化的四遥装置，即遥控、遥调、遥测、遥信，为当时全国最先进，其他电厂通常都只有两遥（信、测），而且基本上都是晶体管甚至电子管为主的设备。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成长为东北电力系统小有名气的“电气调速”专家，并且凭借自己的实力，加上机遇，于1985年底作为电力部的技术骨干被调到核工业部，参加核电建设。

1985年底，我在北京的电力部第二期出国预备班还未结业，秦山核电厂的调令就来了，催着马上报到，以便安排赴美培训。在秦山核电厂，我参加了生产准备和电气的调试、检修工作，为中国大陆核电事业零的突破尽了自己一份力量，感到很自豪。

1994—1998年，我参加巴基斯坦恰希玛核电厂的调试准备和现场调试，为重点援外工程付出了自己的辛劳，感到很欣慰。正是由于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使，我在恰希玛现场一年多时间克服了种种困难，较好地完成了临行前领导交付的任务，凯旋回国。这是对我思想、技术、身体等综合素质的一次全面考验，我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1998年，我调到秦山三核——从加拿大引进的重水堆项目，直到2006年退休。

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核电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管理工作，没有什么显赫的职位和辉煌的业绩，只是核电战线的普通一兵，

一名工程师（高级职称）。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当工程师，真是求仁得仁，没有遗憾。每当我看到挺拔的反应堆厂房和高耸的50万伏超高压输电塔，强大的电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华东电网，送往杭州、上海和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心中总是满满的自豪感。

在退休前的2005年，我获得公司“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2003年三期工程建成评功时，我获一等功嘉奖。1992年1月一期建成发电后，我获二等功嘉奖。2003年3月，《中国核工业报》以《我身边的共产党员》为题刊载了我的事迹。

退休后，也是机缘巧合，我又再度上班。我发挥余热的单位是中国核电工程公司（调试部），该公司是原核工业北京第二研究设计院为主、与核四院和核五院三家设计院组建而成，承担新建核电站的设计、设备采购、土建、安装、调试、监理等全部工作。设计是他们的强项，但对核电站调试缺乏经验，所以我和几位老同事作为专家被礼请来，岗位是调试顾问。能够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识和经验为蓬勃发展的核电事业再发挥一点余热，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2015年，我彻底告别了近50年的工作生涯，光荣退休。盘点50年的工作生涯，我全过程参加了一个常规电站和两个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行，参加了一个国外核电站的调试工作。2006年退休后又以专家身份在中国核电工程公司发挥余热，参与福清、海南及方家山核电前期的调试技术支持工作。其间，虽然有过遗憾，有过曲折，有过失误，但始终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特别在后30年参与了核工业第二次创业，亲身见证了祖国核电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艰难过程，为核电的起步和发展，尽了自己绵薄之力，感到无比荣幸和骄傲。此生虽然平凡，却不平庸。

我曾在毕业40年时写了以下感想：“崇高的使命感，把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的需要紧紧相连。无论在什么岗位，我们都没有虚度年华，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在共和国这座宏伟大厦中，我们或梁或柱，或砖或瓦，都是优质品。我们可以无愧地回首过去，也能够坦然地面对今天和未来。”2019年校庆，我返校参加水九毕业50周年聚会，荣幸地加入了学校运动会入场式毕业50年校友方阵，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2011年母校百年大庆，我曾作为校友代表，荣幸地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大会。承水九同学们的厚爱，推荐我作为年级的代表参会。在排队进入人民大会堂时，我遇到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刘西拉、陈陈、章博华、项祖荃诸位学长，我们很高兴地一起合影留念。

百年校庆期间，我还参加了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在学校的两场演出。这次演出的主题是“唱不尽母校百年情”。我们演唱了《祖国慈祥的母亲》《祖国不会忘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漠之夜》《建筑工人之歌》《周总理来到清华园》《清华大学校歌》。歌声表达了我们对母校的一片深情，表达了我们这一代的奉献精神。歌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年轻时代，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一些老年学友感动得一起合唱。其中，《建筑工人之歌》和《水利工



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在清华大学2017年“一二·九”歌咏比赛活动中演唱《我爱你中国》

作者之歌》旋律相同，歌词稍加改动，是土木、水利两个系的系歌：

住着帐篷和土房，冒着山野的风霜。

一旦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水库大坝），我们就再换一个地方。

许多同学都是亲身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确实是奋斗的一代、奉献的一代。

2017年5月，我随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参加央视《出彩中国人》演出，演唱《我爱你中国》，感动了千千万万国内外观众。我们在央视舞台上，向全国人民展示了我们这个群体的风采，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和精神，这就是艰苦奋斗的精神，就是爱国奉献的精神。

2017年12月8日至11日，我随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应母校邀请，回到了清华园，参加清华大学“一二·九”歌咏比赛活动，分别在本科生、研究生的歌咏大会上，演唱了《我爱你中国》《祖国不会忘记》《清华校友歌》，引起学弟学妹们的热烈反响。他们说：好感动，特别棒，有激情，激动人心，受到震撼，有心灵颤动的感觉。

□ 庆祝清华110华诞

这次返校，校领导两次宴请我们，在8日晚上和10日中午的欢迎宴上，党委书记陈旭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史宗恺的讲话暖人肺腑。陈旭书记在欢迎宴会上说：

“你们在央视《出彩中国人》的节目，给学校赢得巨大的声誉。首先你们的歌声好，歌声美，最重要的是各位学长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一辈子的付出，给你们的歌声增添了厚实的内容。我代表学校，感谢各位学长。你们都已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了，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你们的精神一定会在我们师生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2021年春节前，我们上海校友会艺术团又在央视网络春晚演唱《少年》和《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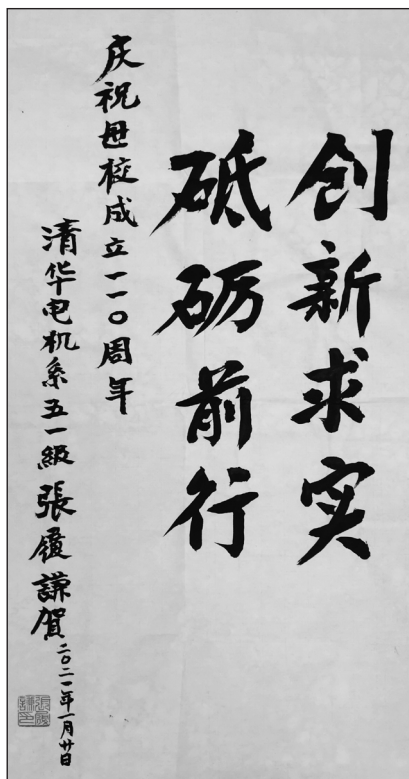
一首歌》，火爆全网，再次引起强烈反响。我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演出，但也同样为自己的团队自豪。

50多年前，我们走出清华园，奔赴远方。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我们的信念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那些闪光的日子，伴随着悠扬的歌声，一直铭记在我们心中。深情的旋律饱含着梦想、奋斗和奉献的家国情怀，以及对母校的感激之情。感恩母校对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培养，奠定了我们一生的基础，使我们这群清华学子，如今仍有如此旺盛的活力，过着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2021年2月 于上海

书法

○张履谦（一九五二届电机）



满江红·贺清华母校华诞

○王树文（1966届精仪）

百十年庆，清华园，欢声笑语。
喜今朝，风华正茂，雄心未已。峥嵘
岁月爱国路，自强厚德立根基。育人
才，献科研成果，争第一。

新时代，振兴期，新高度，新格局。
再出发，奋力中华崛起。为科技
创新探路，为民族振兴砥砺。立宏
图，任重而道远，齐努力！



热烈庆祝母校清华大学百十周年华诞



清芬挺秀
华夏增辉

篆刻

○端义青（1984级水利）